



人歌人哭山水中

——寄杨汝祐先生

□ 宋丽丽

十五年前,我曾学书于杨汝祐老师。这是一个随意的缘分,那天下午我刚买了一个擦酥烧饼边走边吃,看见马路对面河边有间书法教室,就乍着油腻两手踱过去推开门,开启了点划结构的学习。我用笔名写了一篇短文《八天弟子》记录这一段美好经历,让杨老师添了一份喜欢,更是得到杨老师夫人任老师的错爱。因为仓促间选择了柳公权,慢慢明白这是我所不喜欢的,而我喜欢什么也并没有去搞清楚,回京以后又立即荒废了写字,继而沦为三天打鱼五年晒网,再也无从谈起。

每次接到杨老师的电话,问我有没有写字啊,我都羞愧难当。杨老师还哈哈大笑安慰我,写或不写都好,身体健康最重要,不要有任何压力。等到再去高邮,本该去看望杨老师,那种可能要被抽查作业的狼狽感让我选择了回避。时间一长,回高邮的次數又极少,处女座的严苛洁癖始终给我一种“不够好所以不能示人”的暗示,本人终于在关于写字的交流中逃离得无影无踪。

然而杨老师任老师二位长者始终在我的精神生活里占据一席之地。现实中我从未如此近距离地羡慕过谁,只有他们的生活样态和品格风貌是我的理想型。

任老师,我心目中完美的知性闺秀,虽然经常在网络媒介上自称老婆婆,但从无某种妈妈姨姨气,没有年龄感,没有智识的隔阂,排除任何不敬的说,那就是一位老派少女,80多岁仍然兴致勃勃远游欧俄大陆,到彼得堡看画展,横跨博斯普鲁斯海峡,去北非探索卡萨布兰卡,坐越野车飞驰撒哈拉大沙漠,既能在买菜路上提篮看桃花,也会攀登高邮二桥观长河落日圆,无法出门的天气在十三楼拍摄飞雪大雨晨曦雾霏,为花盆里冒出两枝狗尾

草惊喜,为烂漫太阳花雀跃,即使已经陪杨老师住进养老照护中心,也会抽空去看看保洁大姐种的青菜萝卜,学习打包大白菜。

我并没有去探究她的成长道路、是否幼时家境一直优渥、是否为人妻母亦不乏坚实支撑、是否在各类社会变迁与风波动荡中优雅淘滤了普遍的困厄与难堪,毫无疑问地,定是在长久富足的被爱状态和温暖包围中,它来自于父母家族、夫妻相长、人情之美,尤其是与杨老师的神仙眷侣生活文化滋养。

杨老师身为书法家,本职亦是化学专业高工,任老师如此灵动美好,曾经也担任几十年教师和班主任。尽职尽责劳动一生的所谓俗务人人都有履历一大堆,只有精神底子足够的赤纯净净厚实,才足以抽离小城烟火、庸常事务。我们总是陷入生活,陷入一段感情关系,陷入一个职业生涯,陷入一节斗米恩怨。他们从未给人“陷入”了什么的印象,没有负重的刻痕,是难得的“不着相”。

杨任二老高龄望重,却总有初生清新气。我幼年时天天经过一片小小芦苇塘,那嫩绿的笔挺的长锥形芦苇尖尖,层层叶片紧紧包裹,一夜之间拔高很多,就像几万十几万支青汁凝成的小箭,让我对春天的鲜活元气有了最初的体验直觉。杨老师经常隶篆魏碑书谱手不释卷,也有严肃凝眉时刻,读书写字的样子,确是“沉香神采,如对至尊”,但他瞬间开心甜笑仿佛世间绝无烦恼,一切明朗亮堂尽在眼前。

有的人很年轻,陈旧感却扑面而来,始终把人向下坠。杨老师他们生命里的轻倩充盈经常令我瞠目。他们不是平如美棠,也不是沈复芸娘。平常日子里的诗书唱和、文墨往来,属于平手之间对等均衡的欣赏愉悦。

十五年过去了,我不再是一个偶

尔写稿需要笔名掩饰自己的文艺青年,生活里的各样崩塌重建与沉重疲倦反复发一言难尽,面对的死亡伤痛也慢慢多起来。人们虽然无比忌讳死亡,死亡总是一门生命的课程,我愿意用“走了”界定他们的状态——离去的人终是离去,决绝不回头。不管多么被动无措,留下我们在原地震惊错愕。接受和理解是更为艰辛的过程,黑洞一样的巨大冰冷,不可违抗、不可挖掘。

大约去年冬季,偶尔看见杨老师照片,他老人家本来消瘦如竹,那双手骨骼嶙峋更是触目惊心。我一下子想到我父亲,他一生身体高大健硕意志刚强激烈,最后时光也是肌肉渐渐流失耗干,紧紧箍住一条条凸出的肋骨胸骨,临终前他还用一丝尚余的力气给我开玩笑,说看看爸爸瘦的,这骨架子像不像一只大鸟。此种煎熬过程感同身受,泪不能言竟至无法开口去安慰支持任老师。

这一对白发翁媪,在我的脑海里,也在时光的隧道里幻化退行,忽而,清秀俊雅白衣少年翩然离去,独留下他那圆脸的孤单女孩在此世手握珍贵天真的共同记忆。

这注定是一篇夹带私货的悼念文章。

没有办法,因为我不久前经历了父亲的离开。从此,我把世人分为两类,一类是拥有父亲的人,一类是失去父亲的人。眼下,我这一阵营里又增加杨汝祐老先生的子女同悲怀。

就在这两天的某一个瞬间我也会欣慰一点。我父亲,杨老师,他们会不会去了同一个地方,那里取消了籍贯性别,金黄,浓绿,亮紫,大红,极蓝,极粉,极明艳,光华灿烂,他们随意而坐,抑或浅翔更会曼舞,也许会用还未遗忘干净的高邮普通话和山东鲁南腔搭个讪,我爸爸总是对给予他女儿善意友情的人付出最大的尊敬礼遇,也许他们偶尔聊起我呢,他们共同认识过的一个熟人。

世上最难的路,是奔丧的路,仿佛走过一遭后此生再无目的地。悲伤不可比较,我只能以己度人。希望他们在彼岸也好好的,无病痛,无悲喜,有花有果,无挂碍。

介绍认识他的朋友张君彩,特意强调张君彩的光辉事迹——曾参加过2023年春天的土耳其地震救援行动和当年夏天的京津冀水灾救援。我想了解更多细节,发现背后的故事,深挖灵魂深处的动机。张君彩不肯多说,一再声明:“蓝天”是民间公益救援,不是个人炫耀的资本。在朋友间的闲聊中得知,像这样的地震救援、水域救援,当地基本无时间无精力照顾救援志愿者,更没有一分钱补贴。土耳其救援,他们每人仅机票就自费2万元,还要自带装备,自行觅食,自带帐篷;条件极为艰苦,震区95%建筑物毁损,夜里最低气温零下30度。涿州救援,四夜三天,他们总共睡了不到20个小时,饿了啃点干粮,渴了喝一口自带矿泉水,累了直接往地面一躺眯会儿。“但人在救援现场就停不下来呀,有人在远处伸手,有人在耳边哀嚎,多工作一会说不定就能多救一个人出来,停不下来呀!”张君彩说。

张君彩,土生土长的高邮城里人,曾做过我市一家老国企的消防队长,对消防救援有一套专业知识,后来下海经商,小有积蓄,业余时间喜欢玩车玩艇。他爱运动,也爱看书思考。2021年他牵头在高邮注册成立蓝天救援队,主要从事水域救援、防灾减灾宣教等志愿服务活动,目前有28名正式队员、26名预备队员。四年多来,累计完成疫情防控、水域救援、防灾减灾宣教等各项任务共计734起,所有救援活动、大型活动保障全部免费服务,先后有88人次获市见义勇为证书。

岁月静好,总有人为你负重前行;人生百态,总有一种力量让人泪流满面……

那些网约车司机

□ 杨晓莉

大约每个周末,我都要去扬州看宝宝,每次都在线上预约网约车。驾照拿了快十年,只一次在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发小指导下,身心投入地把车开到宝应,当时有点兴奋也有点疲惫。此后各种机缘作用,再也没有开过车,主要是自己没什么兴趣。学车时朋友蛊惑我,拿到驾照后一起自驾去西藏。好在吹过牛不止这一个,不去就不去吧。网约车的好处是便利,点到点,对于我这样拎着土仪探亲的人而言,是最合适不过的了。

网约车的一半是专职司机接单,他们有些认识多年的老客户,再挂几个平台,差不多能把座位坐满。有位90后司机,我坐过他好几回,私下互相留了号码,相互聊得不错,他讲了他的过往。结婚后添了一个女儿,日复一日,日子渐显庸常。后来他因迷恋上网络赌球而欠下大笔债务,父亲为他卖掉一套房还债,妻子为了孩子选择谅解了他。他现在每天专心开网约车,算是浪子回头,虽然辛苦,也有较稳定的收入,一心只想把日子过好。

网约车的另一半就是顺风车,我更喜欢坐这类车。司机们往返途中顺带一单,车子整洁舒适宽敞,乘客人数不多,交流的氛围也相对轻松。这个群体的司机们,身份千差万别,人生经历也丰富多彩。我会用几句开场白铺垫,迅速拉近彼此距离,让对方愿意跟我交流。

一次遇到的是位年轻的顺风车司机,年龄着装发型以及喝咖啡的做派,让我想起我家小子,他们差不多是同龄人。司机是高邮人,在扬州一家公司上班,周末经常回家看望爱人和宝宝,那天早晨大概是单位临时有事,需要他回扬州处理,顺便挂上平台,带我这一单。因为是陌生人,彼此反而放得开。他讲了对婚姻生活的困惑,生娃后夫妻之间以及双方家庭之间的磨合。讲了年轻人对婚姻的抗拒,育娃的辛苦,背负的压力很大。50分钟的路程,一会儿就结束,我们的交流愉悦且轻松。到了我的目的地,他下车开了后备箱,帮我拎了两大包食材送到小区门口。

另一次遇到的顺风车司机大约40多岁,职业是婚礼摄影师,一路上跟我谈论投资理财及炒股,甚至国际形势。我打断了他的话,问了他孩子的情

多少年头过去了,我仍难忘童年度过的寒冬。

说来也怪,自从新中国成立后,我从未遇过童年那样的寒冬。从我记事起,天气刚进入三九,那西北风天天在刮,发出的风声就像魔鬼在叫。大雪覆盖满城,高邮湖冻结得可供人们自由行走。屋面淋下的雪水,凝成的冰棱有的竟达三四尺长。这时大自然的生物,也停止了活动:小鸭耐着冬日的寂寞,安静地躲在鸭栏里,不在嘎嘎欢叫;树上的小鸟也停止欢唱;蚯蚓拱入土壤,蚂蚁进入洞穴。市场上一切经营买卖,似乎完全停止,只有勤劳的农人,在家整理起农具,好为开春时节翻动自家的土地,播种那希望的种子,迎接来年的丰收。

寒冷的天气,我们一群同学不畏寒冷,在雪地里欢笑着,看

况。答男孩,高一,很聪明。我说了我的看法,如果不是太擅长炒股理财,不如把精力放在孩子教育上面。可能我的想法拓展了他的思路,他跟我加了微信,但是后来我们一句话都没有聊过。哪个微信名是他的,我也想不起来了。

也遇到过年纪大点的网约车司机,六七十岁的男性,从我家附近某家医院药房负责人位置退下来的。他不喜欢打麻将,每天出来开一趟扬州,散心玩玩顺带赚点零花钱。他感慨人不能太贪心,他后面的两任继任者都进去了。

印象最深的一位网约车司机,是六十岁不到的男性。夏天的傍晚,因为是回程,我的状态很放松,静静地听他说。他告诉我,年轻时学驾驶员,三年才满师拿到驾照。一次夏季的凌晨,带夜开大货车,疲劳驾驶,一整夜都没合眼,本想歇一歇的,天快亮了,眼看快到目的地了,觉得熬一熬就到了。结果发生车祸,人卡在驾驶室出不来。没有手机的年代,天亮后有人看到后报警,才来了救援。腿撞断,脚压成鸡爪一样,平的。送到江都医院后,多亏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医生重新诊断,立即手术,结果腹腔里大出血,肠子断了三截。那时年轻,手术后慢慢就恢复了,也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。后来不开车了,建筑业红火的时候,出去做瓦匠。贴瓷砖的手艺非常好,一直在大城市做,挣了不少钱。儿子大学毕业后,在扬州买房结婚生子,都是他在支撑。这几年建筑业不景气,在外面干不下去了,就回老家开网约车。开了就知道了,这一行也不容易,竞争很激烈。今后不打算再贴补儿子小家庭了,攒点钱养老。车子开着开着,天完全黑了,只有车灯亮着,他的声音很平静,没有什么波澜,好像说的是别人极平常的一件事,曾经受伤的也不是他的血肉之躯。

我内心深受触动,劳动是创造商品价值的唯一源泉,他们这样庞大的群体,才是社会财富真正创造者,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基石。

与不同人聊天,聊的是不同人的生活。只言片语背后,是他们浓缩的人生历程。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,相信未来,期待科技创新推进社会进步,推进民生改善。

总有一种力量让人泪流满面

□ 韩粉琴

元旦期间,朋友圈里到处都在发表新年感言,回顾一年大事。过去一年的奔波与驻足、欢欣与烦恼,都在时光的相册里留下或深或浅的印记。我收到一份特别的大事记——高邮蓝天救援队年度工作总结报告和年册电子校样,老队长张君彩嘱我帮他们修改完善一下。

将他们的年册活动统计表(大事记)一页一页浏览过,我惊呆了!全年累计完成各类救援、保障、宣教任务218起,累计服务时长9534.5小时。也就是说,一年365天中他们有60%的日子在做公益。张君彩自豪地说,过去一年的最后一天和新年的第一天,他们都在救援。

2025年12月31日深夜3:14,接110指挥中心电话,水榭华庭北侧新河水域有两人跳河,需协助进行搜寻打捞。任务发至微信工作群,张君彩、张永贵、王任行、陆葆华接龙报名,3:30,4人4车全部到达现场,不到一小时,打捞上岸移交警方。

12月31日中午11:51,接110指挥中心电话,到运河微风大道码头附近水域打捞失踪多日的车和和人。下午2:00,19名队员报名参加,分成多组在码头南北一公里范围内一米米地用声呐依次扫描,4:40,探出在河底有异物影像。考虑到天色已晚,河面风寒,队员们锁定定位、设好标记绳。1日上午,大家又驾驶小艇在异物处再次用声呐探测,用强力磁枪吸附,居然打捞上来一个有奥迪车标识的附件,

进一步确认昨天的判断。有了事先的精确定位,后来多部门联手,顺利将失踪车辆和人员打捞上岸。

我想起我的元旦假期,气温骤降至零度以下,1日夜还飘了雪,天寒地冻,上午懒在温暖的被窝里不想起床,下午躲在空调房里喝茶看看书,晚上亲朋欢聚吃饭打牌,享受节日的轻松欢愉。这可能也是大部分人的生活日常。而我们身边还有这样一群人,他们在后半夜3点多钟闻令而动,到部队带上专业装备,冲进严寒里,在冷冰的河水中,争分夺秒救援溺水者。元旦假期,他们放弃与家人亲朋团聚的时光,在寒风凛冽的河面上一趟趟搜寻失踪的人和车,驾舟的手脚冻麻了,呵一口气都会在头发丝上、眉毛上凝成霜花,连接仪器的探测线出水成冰,点击声呐图像的手指都伸不直,坐在船上又不能蹦跳,浑身上下被风灌得凉彻骨,但心头的那份热血始终在涌动……

“生死关头,我们的有效行动可以救人于危难!如果无法挽回,我们也希望尽自己的一份力,完成对生命最后的尊重。”这是张君彩对蓝天救援队员常说的一句话。他们没有岗位职责要求,不拿一分钱工资,也不收当事人一分钱,他们与被救援者没有任何亲缘关系,却对陌生人施以最大的援手,不论寒暑,也不分白天黑夜。这是怎样的大爱情怀和奉献精神啊!

认识张君彩纯属偶然。一年多前,我应朋友之约参加一次饭桌,朋友

难忘寒冬

□ 丁长林

雪景的看雪景,堆雪人的堆雪人,打雪仗的打雪仗。课间时间,有一种活动叫斗鸡,两个男同学各自扳起一条腿,相互撞击,谁将对方撞倒就算胜方。还有一种活动是三五成群,分为甲乙两方,靠着墙面对挤,直至挤倒对方为胜——这种取暖的活动,我们这儿叫“挤饺子”。女同学课间取暖的活动较为文静,她们有的跳橡皮筋,有的踢毽子。

在那天寒地冻的日子里,我家这些穷苦大众无法营生,一日三餐糊口都难。青菜萝卜茨菇是终年下饭的主菜,只有家人过生日,才会吃上一顿红烧肉,喝上一碗草鱼汤。